44.199
4437
:59

欒城集卷之三十四

宋眉山蘓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校

右司諫論時事九首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奏乞外任狀附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論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為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為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

4230610

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為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輙以為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為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為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某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輙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

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興事至此葢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輙所以未論也徭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

浪不根之人輙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踈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葢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横必自此始輙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為兩稅收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

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閒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轍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克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

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為責之以學而奪其方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為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為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為重今

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輙所以未諭也輙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旣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輙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旣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旣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旣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祿廩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

復如前然則商賈不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
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
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
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說轍所以未諭也常
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
斂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斂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
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別立賞罰
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
知斂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說轍所以未諭
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
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効其勢無由苟明公
見寛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
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右臣近蒙　聖恩召對便殿面賜差使仍奉德音不許辭避伏
自受命於五月雖夙夜勉强而才性村拙議論迂疎每於本司
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伏惟　陛下創置此局將以講求財利循致
太平宜得同心協力之人以備官屬而臣獨以愚蔽固執偏見
雖欲自效其勢無由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論不同事件苟

陛下閔臣孤危未賜誅譴伏乞除臣一令入差遣使得展力州
郡敢不策勵駑鈍以酬恩私臣無任瞻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
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
事陛下未忍屏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
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
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
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如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
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别白
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

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罷徭役以寬民力　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

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

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
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
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
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
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
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
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
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
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旰而不食矣
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
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
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
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
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
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彊事多出金幣豫
書誥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
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旣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
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

地戎人徼劫受居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
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
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
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
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
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
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
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
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

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
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
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
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
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
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
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
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
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

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追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　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　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畫一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

宮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惡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寛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卽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令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能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為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illegible]誠恐昧死上書

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為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兼并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藳雞豚狗彘皆

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迨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效於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棄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効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日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猥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

以廉盖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慎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慎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顛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善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且又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䝉責嘯聚羣黨攻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

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賣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杜絕利源不與民共覬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況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疏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淸明豈有不

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内故且維持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爲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效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寛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寬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儉祇畏發於天性猶復遜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爲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爲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

以為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眞宗皇帝臨馭
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王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
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
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
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
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
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
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輒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
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
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
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
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廸聖德臨政
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
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
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
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
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
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

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
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
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
神省察天下幸甚

乞選用執政狀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
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
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則幸今皇帝
陛下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
陛下以為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時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
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嘗擾邊境以煩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
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已無為責成于執

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遠甚陛下以為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險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疎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絕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于大政事大議

寸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謝為天下笑先帝若以股

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

刂之此等其為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為丞相至于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托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

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嗤笑以爲口寔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等贓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卽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于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爲至艱至危之時早賜免罷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止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黜降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備次奏請伏閤力爭以决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私意惟陛下裁酌早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茍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

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宜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確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夫爲大臣忘君狥已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

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言示此疏使確縝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龎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刼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

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旣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刼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鉏耰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旣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旣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爲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爲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爲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恩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爲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爲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

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絶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塡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于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生死為恨而流放以來迨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為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靑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為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為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仝校

右司諫時論事六首

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 一 十五日

右臣伏見　陛下以久旱憂勞禱請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答宿麥枯瘁災害廣遠民自近歲皆苦於重斂儲積空匱若此月不雨饑饉必至盜賊必起保甲之餘民習武事猖狂嘯聚為患必甚而

陛下所以應天動民未有其實臣竊見去年赦書蠲免積欠止

於殘零兩稅至於官本債負出限役錢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蕩家產父子流離衣食不繼有死而不可得者買撲酒坊先因實封投狀爭氣務勝競設高價既得之後利入微細不能出辦違限不納加以罰錢至於籍沒家產枷械生蟣風而不得脫者臣願　陛下降哀痛之書應今日以前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原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　朝廷棄捐必不可得之債以收民心民心悅附甘澤可致雖使天道幽遠雨不時應而仁澤流溢亦可以化服強暴消止盜賊臣謹案漢書文景宣元之間憂民之疲病每歲輒弛租稅減筭賦自損以厚下民載其澤中遭王莽之變皆謳吟思漢漢已絕而復續夫漢世平安之日猶蠲必得之常賦以惠民而況當今旱勢未止災害方作前件欠負皆勢不可得柰何靳而不與哉伏願　陛下斷自聖心特降手詔無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廢格聖澤則天人不遠宜有善應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貼黃臣竊見近年貪刻之吏習以成風上有毫髮之意則下有邛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澤則下有涓滴之施如　先帝向時爲瀘南用兵兩川應副疲極特放五等人戶賦稅而東川路轉運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緣累經大赦不敢論列如此之類

朝廷雖累行戒敕終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賜約束如監
司敢有違戾許州縣官吏具事由實封聞奏

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　十六日

右臣伏見門下侍郎司馬光奏乞罷免役錢復行差役舊法奉
聖旨依奏施行臣竊謂近歲所行新法利害較然其間免役所係
尤重　朝廷自去秋已來改更略盡惟此一事遲疑不決民間傾
聽想聞德音臣竊料此事既行民間鼓舞相慶如飢得食如旱得
雨比之去年罷導洛市易鹽鐵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聖至明
至斷誰能行此然臣有愚慮蓋　朝廷自行免役至今僅二十年

官私久已習慣今　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齟齬不齊譬如人有重病
不治必死醫者用藥攻療必有瞑眩不寧要須病去藥消然後乃
得安樂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進用既見　朝廷革去宿弊
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間小有不便指以為言眩惑聖聰敗
亂仁政兼臣竊覩　司馬光前件劄子條陳差役事件大綱已得允
當然其間不免疎略及小有差誤執政大臣豈有不知若公心共
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今但備錄劄子
前坐光姓名後坐　聖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
中外異同之論以搖動大議臣願　陛下但思　祖宗以來差役

法行民間有何患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間之敝耳目厭聞即差役
可行免役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伏乞將臣此奏留中不出時賜
省覽苟大法既正縱有小害隨事更張年歲之間法度自備臣疏
遠小臣初蒙擢用輒此深言罪在不赦但念臣初無左右之助護
垣之命出自聖意不敢自同它人更存形迹冒昧陳聞惟陛下
裁幸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臣竊詳差役利害條目不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則半
年遠亦不過一年必有成法至於鄉戶不可不差役錢不可不
罷此兩事可以一言而決緣所在役錢寬剩一二年間必未至
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前來司馬光文字雖有役錢一切並
罷之文又却委自州縣監司看詳有無妨礙臣竊慮諸路爲見
有此指揮未敢便行放罷依舊催理則凶歲疲民無所從出或
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詔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時權宜指
揮施行歲久民間難得見錢已詔有司依舊差役所有役錢除
坊郭單丁女戶官戶寺觀依舊外其餘限詔到日並與出牓放
免其去年已前見欠役錢具數聞奏未得催理聽候指揮

論蜀茶五害狀 二十四日

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不與商賈爭利四民各得其業欣

戴聖德無有窮已唯有益利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虐
害四路生靈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何問
爲害不細而朝廷未加禁止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
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　藝祖平蜀之後放罷一切摘斂茶遂無
禁民間便之其後淳化之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
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刦凶燄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久而
後定自後　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所取雖不甚多而商
賈流行爲利自廣近歲李杞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然循
所收之息止以四十萬貫爲額供億熙河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

事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
行長引令民自販茶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
依奏民間聞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卻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議
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茶法既有增減之文則取
息依舊由是息錢長引二說竝行而民間轉不易矣而稷等又益
以販鹽布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又增額
至一百萬貫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爲獻　朝廷許
之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客旅無見錢買茶許以金銀諸
貨折博遂以折博爲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攔民間物貨入場

賤買貴賣其害過於市易又以本錢質典諸物公違條法欺罔
朝廷蓋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變矣每變取利益深民益困獘
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其餘以供給官吏及非理進獻希求
恩賞而害民之餘辱國傷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
民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而計筭息錢均與牙儈分利至於監
茶之官發茶萬馱即轉一官知縣亦減三年磨勘國之名器輕以
與人遂使貪冒滋章廉恥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盜賊之法贓及二
貫止徒一年出賞五貫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
一年出賞三十貫又遞鋪文字事一軍機及非常盜賊急腳遞日

行四百里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遞往還日
行四百里違一日輒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顧輕重之宜
蓋造立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但以遠民無由伸訴而它司
畏憚不敢辯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餘年矣臣竊聞 朝
廷近日察知其獘差官體量然猶恐未知其詳臣今訪聞稍得其
實謹具條件五害如左

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與元府三
泉縣人戶以種茶為生自官榷茶以來以重法脅制不許私賣抑
勒等第高秤低估遞年減價見今止得舊價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遞年

所佔價例對定郎見的實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高佔米價強俵茶戶謂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錢卽作一貫支俵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旣發茶戶納茶又例抑半價兼壓以大秤所損又半謂之青苗茶元條園戶茶一百斤許收十斤市例內一半入官一半用饒潤客旅今逐場一百斤有收至二十餘斤出剩者往往卻僞作園戶中茶虛旁支出官錢入已近年卭州常有此獄又有見出剩數多陰與客旅商量納賂不貲指教出賣者及至賣茶本法止許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錢打角錢之類至收五分以上買茶商旅其勢必不肯多出價錢皆是減價虧損園戶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園戶例收晚茶謂之秋老黃茶不限早晚隨時卽賣榷茶之後官買止於六月晚茶入官依條毀棄官旣不收園戶須至和買以陷重禁此園戶之害一也

其二曰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緣法爲姦遂又販布販大寧鹽販瓷器等物并因販茶還腳販解鹽入蜀所販解鹽仍分配州縣多方變賣及折博雜物貨爲害不一及近歲立都茶場緣折博之法拘攔百貨出賣收息其間紗羅皆販入陝西奪商賈之利至於買賣之餘則又加以質當去年八九月間爲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每㪷出息八錢半年未贖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類皆如此今四方蒙賴　聖恩罷去市易抵當之弊而中茶官獨因緣茶法潛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獨不蒙

惠澤此平民之害二也

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陝西商旅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所過州軍已出一重稅錢及販茶出蜀兼帶蜀貨沿路又復納稅以此省稅增羨今官自販茶所至雖量出稅錢比舊十不及一縱有商旅興販諸處稅務畏憚茶司又利於分取息錢例多欺詐以稅爲息由此省稅益耗假有作稅錢上曆歲終又不撥還轉運司但添作茶官歲課公行欺罔訪聞元豐七年八月陸師閔劄子奏茶司全年課利內有一項係茶稅錢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稅虧兼害酒課蜀中舊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爲浩瀚今官自買茶交子因此價賤舊日蜀人利交子之輕便一貫有賣一貫一百者近歲止賣九百以上此省課之害三也

其四曰蜀道行於溪山之間最號嶮惡般茶至陝西人力最苦元豐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不一二年死亡略盡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卽差稅戶其爲搔擾不可勝言劉庠知永興日有澤州般茶人以疲勞不堪告訴庠令取狀在案判云候本府顧人般茶日呈後來永興卽不曾雇人後遂添置遞鋪十五里輒立一鋪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間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益以民力僅乃得成今已置百餘鋪矣若二百鋪皆成則是添兵萬人衣糧歲費二十萬貫見招塡不足旋貼諸州廂軍逐州闕人百事不集又茶遞一人日般四䭾計四百餘斤

回車卻載解鹽往還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滿道至去年八九月間劍州劍陽一鋪人全然走盡沿路號茶鋪爲納命場此遞鋪之害四也

其五曰陝西民間所用食茶蓋有定數茶官貪求羨息般運過多出賣不盡逐州多虧歲額遂於每斤增價俵賣與人元豐八年鳳州准茶官指揮每茶一斤添錢一百其餘州郡准此可見又茶法初行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今遂東至陝府侵奪蠟茶地分所損必多此陝西之害五也

五害不除蜀人泣血無所控告臣乞　朝廷哀憐遠民罷放榷法令細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　朝廷武備而已如此則救民於綱羅之中使得再生以養父母妻子不勝幸甚如　朝廷以爲陝西邊事未寧不欲頓罷茶事即乞先弛榷禁因民販茶正稅之外仍收長引錢一歲之入不下數十萬貫（以見今長引錢數計之可見）而商旅通行東西諸貨日夜流轉所得茶稅雜稅錢及酒課增羨又可得數十萬貫（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後來年分自蜀至陝西沿路酒稅務歲課較之可見）而罷置茶遞無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息錢食錢之類其數亦自不少則榷茶可罷灼然易見若異日西邊無事然後更罷長引錢如舊收稅而止然臣再詳師閔

所營茶利雖使之裒斂一一如數止於二百萬貫無復羸餘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等錢約七八十萬貫折除卽止約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若更除茶遞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卽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前件兩項錢並且從小約計故師閔所得利有八十萬貫若依實計之恐不得及此數）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饑饉之災民不堪命起爲盜賊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 朝廷用兵幾何費錢幾何殺人幾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萬貫錢置此不慮臣竊惑也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仍取成都供給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爲之賣酒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始移牒永興成都止就用永興供給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卽不曾舉覺其貪冒無恥一至如此亦乞令所差官便行體量如是詣實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陸師閔久擅茶事欺罔 朝廷奏請如意爲吏民所畏憚若留在本職雖特遣使命恐必難以體量實害欲乞先罷師閔職任及利州路轉運使蒲宗閔昔同建議榷茶曾竊冒恩賞顯有妨礙亦乞指揮不得同簽書體量事所貴官吏不憂後害敢以實告

乞更支役錢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狀

右臣伏見二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竝罷其諸色役人竝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定差更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勑到五日內具利害擘畫申本州本州限一季聞奏奏到各隨宜脩改奉
聖旨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悞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於數日之內依舊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 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作此施行吏民皆未習貫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怱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獘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欲乞
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卻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獘害然後於今冬遍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為 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條未盡其利若 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

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新法已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為冗長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於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於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絕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迫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紜為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

乞罷蔡京開封府狀　二日

右臣近奏乞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畿縣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　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急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侍身為民害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確族從因緣幸會以至於此近者毀繼隆公事道路皆知其私狥繼隆

出於胥吏兄弟數人布列三省京曾爲檢正官與此輩狎暱繼隆
贓汙顯露理在不疑而大理寺官吏畏避觀望數月不決今者方
欲推行差役舊法　王畿之政爲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
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勑大理
寺疾速結絕前件　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謹錄
奏　聞伏候　勑旨

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子　六日上殿

臣伏見　陛下采聽羣言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　朝廷
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端然據位略無動意
衆情疑惑臣忝備諫官不敢默已謹按韓　縝才質凡鄙性氣麤暴
文學政事舉無寸長比之蔡確遠所不及　陛下聖明必無賢縝
之理特以　先帝新棄天下未欲從外別　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
遷補今已逾年卽位改元政令一新確旣已罷去而縝任遇如故
是以衆議紛紛未肯弭服臣聞韓縝家法不正雖其父子不能相
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殺指使過惡雖著而無與國事臣不敢
一一煩言至如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　祖宗山河七百餘里
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沒戎狄虜得乘高以瞰并代　朝廷
雖有勁兵良將無所復施

價自羣牧司遷官盜取公使家事不還
先帝隱忍不行翟思近以司業作詩失韻非有大過而縝逐思
止知軍差遣縝初相臺官黃降言縝平生過惡不堪大用　陛下

業已用績未欲卽罷績異其復言除降國子司業雖似遷擢實奪其言事之權是以羣臣震攝不敢犄鎭臣知今日言績異日績必報臣然自念起於遷逐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是以爲國排姦有死無二惟陛下裁察取進止

終

欒城集卷之三十五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顧天敘禮初　執禮子敬仝校

右司諫論時事一十五首

乞責降成都提刑郭槩狀　十四日

右臣竊見　朝廷近日寮知蜀中賣鹽榷茶及市易比較收息爲遠人所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事實臣觀此三事利害易見甚於黑白凡有耳目莫不聞知而郭槩觀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報並不指言實弊見今西川數州賣邛州蒲江井官鹽每斤

一百二十文爲近年鹹泉減耗多夾雜沙土而梓夔路客鹽及民
間小井白鹽販入遂州其價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須至抑配深爲
民害槩不念民間朝夕食此貴鹽出錢不易卻言限內難以報應
只此一事已見情弊至於榷茶之法以賤價大秤侵損園戶以重
輦峻限虐害遞鋪以折博販攬擾平民其餘百端非理難以遍
舉臣近已一一奏聞乞委所差官體量詣實槩畏憚茶官陸師閔
事勢不敢依限體量此又足以見其意在掩延觀望附會至於市
易比較收息始因提舉官韓玠以靈泉小縣收息增羨遂督責諸
縣以靈泉爲此務令多得息錢槩以韓玠叔祖縝見任右僕射意
欲趨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韓玠不會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韓
玠巧說詞理言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獨成都不可獨治一路及
事已在三赦前槩以監司被命相度遂事利害　朝廷元不令槩
定奪韓玠罪名槩之職分但當具的確事實奏聞至於韓玠或行
遣或釋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臨時聖旨指揮非槩人臣所當
預定今既不依　朝旨相度卻於職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謂　朝
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肆行胷臆情理難恕況槩資品
鄙陋嘗通判鳳翔坐失入死罪去官係監當資敘因緣權倖致位
監司而附會欺謾略無顧憚其韓縝係韓玠有服之親顯有妨礙

臣未委縝如何進呈作何行遣臣乞降　聖旨先行罷黜郭槩所
有賣鹽榷茶市易等事乞別委體量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勅
旨

論差役五事狀　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同奉　聖旨罷免役錢行
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間小節疎略差誤乞令諸處審議候的
確可行然後行下近日已蒙　聖旨差韓縝等四人置局看詳臣
前所謂疎略差悞其事有五謹具條件如左

一衙前之害自熙寧以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
矣　先帝知之故刱立免役法勾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
錢雇役名人以坊場錢為重難酬獎及以召募官員軍員押
綱自是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而近歲所以民日貧困天
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莊農之家歲出役錢不易及出賣坊
場許人添價爭刻致送納不前之弊也向使　先帝只行官
自出賣坊場一事自可了卻衙前色役有餘其餘役人且依
舊法則天下之利較然無疑獨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
不如鄉差稅戶可以委信然行之十餘年浮浪之害無大敗
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搔擾之患今來略計天下坊場錢一

歲所得共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酌中價例不許添價剗買亦不過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貫雖諸路多少不齊或是或否而折長補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將坊場錢了衙前一役灼然有餘何用更差鄉戶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揮但云諸公使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綱運並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軍大將將校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聞有破產之人以此欲差鄉戶至於坊場元無明文處置不知官自出賣即如川蜀京東淮浙等路舊來坊場優厚

人人願為長名元不差鄉戶去處今來卻須創差民情必是大段驚擾若依舊法用坊場酬奬衙前即未委召募官員軍員將校等押綱用何錢支遣若無錢支遣即諸般重難還是鄉戶衙前管認為害不小

一坊郭人戶熙寧以前常有科配之勞自新法以來始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為經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此農民反為僥倖若依熙寧以前科配則取之無藝人未必安今來二月六日指揮並不言及坊郭一項欲乞指揮并官戶寺觀單丁女戶並據見今所出役

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
泛綱運外常切樁留准備下項支遣所有月掠房錢十五千
歲收斛㪷百石以上出錢指揮恐難施行

一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是的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
並無闕事即熙寧以前舊法人數顯是冗長虛煩民力今來
二月六日指揮卻令依舊人數定差未爲允當欲乞只依見
今役人數目差撥若自前元差鄉戶充役後來卻用剩員抵
替如場子壇子之類其剩員所費請受合還運司者即乞於
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還

一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勞遠者至四
五千里極爲疲弊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以爲
便官吏亦不闕事今民力凋殘比之熙寧以前尤當憫恤若
不免接送必有逃竄流離之憂欲乞依新法官吏並請雇錢
仍於前項坊場坊郭等錢內支

一州縣胥吏並募情願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錢
仍罷重法亦以前項坊場坊郭等錢支如支用不足即差鄉
戶仍許指射舊人官爲差雇代役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
官雇數目　有件乞降付看詳役法所詳酌施行謹錄奏聞

伏候　敕旨

乞黜降韓縝狀

右臣近三上章乞罷免右僕射韓縝至今未蒙施行竊謂縝姦邪
無狀略與蔡確等而確猶頗有吏幹粗知經史縝爲樞密與宋用
臣張誠一等共建修城養馬之議迷國誤朝罪與確均而不學無
術去確遠甚又河東定地界一事獨擅其責臣聞縝定地界時多
與邊人燕復者商議復勸成其事舉　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資寇
讎復有力焉復本河東兩界首人親戚多在北虜其心不可知而
縝與狎暱至不持一錢託令買馬及至事發乃云方欲還錢如此

而可則凡天下犯贓之人無事恣意受贓有事則云方欲還之便
不書罪則是天下更無贓吏矣復之心迹衆所疑畏縝爲大臣曾
不爲國深慮私相往還至受賂遺正使縝先將金錢令人買馬亦
須託良善士人不當及復而況不持一錢將何證明知是欲還而
未及欺謾苟免略不知愧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虜邊民數千家
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
沿邊嶮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患縝以一死爲謝猶未塞責
今蔡確已罷相而縝尚未動臣愚竊意　陛下欲令縝自引避如
確之去臣竊以爲過矣縝之罪惡與確未可同日而語當正其罪

以告四方乞下臣前後章疏令三省兩制雜議有不如臣言甘伏
誣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謝天下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乞下河東提轉安撫使密切體量燕復久遠可以保任不
至作過已否令結罪保明聞奏如不敢保明即乞　指揮今後
更不與沿邊兵馬去處差遣　先帝初使呂大忠商量地界大
忠果悍有謀堅執不與虜使自知別無的確證驗已似懾服而
繼闇懦遂壞此事乞取問大忠及當時知次第人即見詣實

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

右臣聞　朝廷進退大臣與小臣異小臣無罪則用有罪則逐至
於大臣不然雖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輒不可留何者　朝廷大
政出於其口而行於其手小有齟齬貽患四方勢之必然法不可
緩臣竊見知樞密院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
光所言事節有疎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
後施行而乃雷同眾人連書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
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惇因此究窮利害立
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
修完便乞再行　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卻令被差人

戶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　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惇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爲敵但得光言不効則
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　陛下寘之樞府臣竊惑矣倚賴　陛下明聖覺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願賢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猶巧加智數力欲破臣竊恐　朝廷緩急有邊防之事戰守之機人命所存社稷所係使惇用心一一如此豈不深誤國計故臣乞　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諒文有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衆所嗟歎訪聞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曾稱貸　朝廷攽繼其後未能即還奏乞展限適會吳居厚以聚斂進擢攽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雖蒙　聖恩召還近郡而臣等竊謂攽才術有餘用之未盡
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攽之賢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薦實負愧責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再乞責降蔡京狀

右臣近奏言知開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擾民以敗成法及曲法庇蓋段繼隆贓汙公事乞先罷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結絕斷遣至今多日並不蒙施行京文學政事一無所長人品至微士論不與若不因緣蔡卞與王安石親戚無緣兄弟並竊美官今卞巳自迫於公議求退而京獨昆蔡久據要地衆所不平臣竊見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黃履言事不稱職乞罷履侍讀履即時罷免曾不旋踵臣竊惟臣與朱光庭並係諫官論奏羣臣得失皆是本職而蔡京罪犯明著甚於黃履　陛下明聖以至公御下而諫官之言皆擊其罪或行或否衆所不喻皆謂韓縝初除僕射日黃履言縝過惡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牾縝是致行遣有此同異伏惟　朝廷本設諫官以幾察姦惡爲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韓縝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則是諫官之職乃所以爲縝公報私怨非復　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　陛下檢臣累奏早賜降黜韓縝仍先罷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寺結絕段繼隆公事無使諫官失職宰相恣橫爲吏民所共非笑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貼黃訪聞近日諸路監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差役指揮有不便事節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聞顯見事理明白人情不

遠苟無挾邪壞法之意誰不論列獨蔡京以侍從之臣居首善之地更無一言只於數日之內催迫了當用意不臧深可忿疾況京治段繼隆事不公外又曲庇曾鏻司公事竊聞臺諫官並已曾劾奏似此專務私徇豈可復任京尹

乞廢官水磨狀

右臣竊見近歲京城外創置水磨因此汴水淺澀阻隔官私舟船其東門外水磨下流汗漫無歸浸損民田二百里幾敗漢高祖墳賴　陛下仁聖閔惻見發　德音令執政議救其苦尋蒙　指揮畿縣於黃河春夫外更調夫四萬人開自明河以疏洩水患計一月畢功然以水磨供給京城內外食茶等其水只得五日閉斷以此功役重大民間每夫日雇二百錢一月之費計二百四十萬貫而汴水渾濁易得塡淤明年又須開淘民間歲歲不免此費訪聞水磨所入一歲不過四十萬貫　朝廷頃來改更敝法凡與民爭利者一切革去水磨之事本亦係廢罷前戶部侍郎李定以邪諂進用不知　朝廷大體猥以四十萬貫課利惑誤朝聽依舊存留且水磨興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錢國計何嘗有闕而小人淺陋妄有靳惜傷民辱國不以爲愧況今水患近在國門而恬不爲怪甚非　陛下勤卹民物之意而又減耗汴水行船不便臣乞廢罷

官磨令民間任便磨茶其利甚溥伏乞　指揮疾速施行謹録奏
聞伏候　敕旨

乞葬埋城外白骨狀

右臣訪聞京城四門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築城開濠死損人夫東門外又爲茶磨乘水所浸雖其間已埋瘞者土薄水深亦皆發露狼籍臭腐不忍聞見　陛下躬行仁政罷去苛法民心稍安而京畿及諸路久旱近日雖稍得雨終未霑洽未必非積骸暴露寃氣致此况方春長養正是月令掩骼埋胔之時臣欲乞選差二廉幹內臣計會兩赤縣官吏相度於閑隙地上以　作數大壙如法藏掩其合破費用仍特支賜內藏庫　誠使仁澤施及枯朽或能感召和氣卒致豐歲謹録奏聞伏候　敕旨

乞賑救淮南饑民狀

右臣訪聞淮南久旱雨至未足二麥並已枯死浙中米價雖賤而運河無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來民間闕食甚覺不易而所在官吏並未見賑濟及奏請別作處置臣竊見頃立義倉至今已將十年所聚糧斛數目甚多每遇災傷未嘗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悅臣欲乞指揮淮南官司先將所管義倉米數隨處支與闕食人戶兼將常平米減價出賣及取問監司州縣因何並不曾

申請擘劃兼乞體訪諸路如有似此闕食去處一例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　勑旨

乞廢忻州馬城鹽池狀

右臣放聞河東除晉絳慈隰州舊賣解鹽外其餘州縣盡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民間未嘗闕鹽食用自元豐三年後來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創添忻州馬城池鹽其鹽夾硝味苦人不願買故自四五年來作分數抑賣與鋪戶多有訴免去年轉運司以此申乞住收馬城池鹽而虞部李閎畏避蔡礪權勢曲主問難自去年六月以來行遣未了卻符下提舉司相度意在觀望不肯依實定

奪臣欲乞下河東轉運司結罪保明只將永利東西兩監鹽供賣本路諸州有無闕事如委無妨闕即乞依所請住收馬城池鹽依舊只賣永利東西兩監鹽仍乞取問蔡礪等建議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權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貼黃訪聞忻州曾申本路轉運司乞抑鋼鋪戶前來買鹽以此顯見人情不願

再乞放積欠狀

竊見三省同進呈臣前奏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事

奉　聖旨節文令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科名數目仍契勘欠
戶見今各有無抵當物力開具保明聞奏臣竊謂　朝廷將施舍
已責救民於溝壑之中其施行節次當如救焚不可少緩前件指
揮令戶部開具欠戶見今抵當物力此事不在戶部惟州縣可見
若令戶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動經歲月反覆問難何時了絕救
民之急不當如此此乃有司出納之常度而非　朝廷救災之體
如　陛下將布德施仁以收民心荅天意但使惠澤滂流雖民間
小有僥倖何損於德況此積欠經涉久遠凶歲疲民室煩鞭箠必
無所得縱獲毫末無補　國計乞特降　朝旨直下諸路監司與
州縣一面依下項除放結罪保明聞奏所貴小民早被　聖恩不
至失所別致生事謹具條件如後

一官本債負在京乞委提點司與府縣及市易官外道委轉運
司與州縣同取索逐戶元請官本若干經今多少年月合出
息錢若干逐戶從請出官錢後來已納到官本若干息錢若
干通計本息已納及元請官本之數即便與放免如通計本
息未及官本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
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奏聞聽候
勅裁

一拖欠坊場錢所委官司前項乞取索逐戶元認淨利錢若干自開沽以來違欠月分合納罰錢若干將本戶已納到淨利及罰錢通計若干如已通及元認淨利之數即與放免如通計未及元認淨利之數而家業蕩盡者亦與除放如尚有些小家業而見今孤貧不濟者即權住催理官吏結罪保明聞奏聽候

勑裁

一出限拖欠役錢今來　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錢别無支用雖使差役未了間時暫留舊雇人執役自有從來寬剩役錢支遣其拖欠役錢乞與一切放免

右臣前奏係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緩未知何時

恩澤可以及下伏乞　陛下深念欠負人戶枷錮已久衣食不繼父子離散其愁苦無聊甚可哀閔斷自　聖心依臣所乞特與除放無使有司爭執細故遷延歲月所得無幾而民間窮困小則病瘁怨苦感動陰陽大則計較死生起為盜賊所失轉大雖悔無及臣不勝區區為國深慮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乞罷蔡京知眞定府狀

右臣近奏論蔡京施行差役事督迫諸縣於數日了當不依　朝

旨申請妨礙事件挾邪壞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繼隆僧錄司等公

事私狥不公乞先罷京知開封府訪聞臺諫亦並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蓋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獨行京陳乞文字除京知眞定府竊緣眞定天下重鎮舊來多擇久歷邊任曉練軍政之人然後除授今京資任至淺才力無聞見有私狥公事未經結絶臺諫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奬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淩壓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復言臣竊見前者臺官論朱復不孝事迹復因此乞外官宰相除復直龍圖閣知潤州又論王說黨附吳居厚說亦因此乞外官宰相除說知密州直龍圖要職也潤密名郡也復說皆因人言乃獲美命蓋宰相上欺 朝廷下困臺諫習用此術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當自當顯被黜責若所言稍當則宰相豈得公然恣橫略無顧憚伏乞 聖明稍加詳察追罷京新命使以本官聽候大理寺斷遣以弭中外疑惑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

右臣近奏論諸執政才力長短以謂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爲有安能爲無 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盡去故且存而勿論若 陛下必欲鎮撫夷夏彈壓將帥如彼三人皆不足用臣竊見近日李清臣自尚書右丞

爲左丞雖號稍遷而職位相近未至超擢臣是以不敢復言今者安燾自同知樞密院爲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中外驚怪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臣觀燾之爲人才氣凡近學術空虛不迨中人僅免過失　先帝特以燾萬里涉海故酬其勞置之侍從燾謹默自守遂至樞府既忝重任略無建明與張誠一同事則隨誠一與章惇同事則隨惇高下俯仰惟強有力者是從奈何舉天下兵革之重全以付之者　陛下憐燾未忍罷去臣願令且守舊職與范純仁共事如此則樞密院與三省俱無長官亦無關於事至於蹤等用人非衆人共稱其賢於義不可謹錄奏聞伏候　敕旨

再論安燾狀

右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論安燾除知樞密院告不令給事中書讀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輕未能仰回　聖意竊惟封駁故事本唐朝舊法　祖宗奉行未嘗敢廢事有不由門下不名制敕蓋此法之設本以關防欺弊君臣所當共守今安燾差除未允公議有司舉職實不爲過而　陛下即令廢法以便一時右語所謂若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寖廢君臣之間無所據執何以經久近日　朝廷除呂公著門下侍郎止因中書吏人

行遣差誤不經門下而給事中范純仁以失職爲言　朝廷爲之行遣以申明舊法及今未幾乃以一安燾之故特開此例況燾與純仁並命二告皆不經書讀竊料純仁必不肯不顧前言黽俛而受純仁既不受命則燾必不敢不辭燾既力辭而給事中又封駁不已臣等必恐此命無由復行伏乞
奏且令燾依舊供職　陛下必謂　先朝舊臣無大過惡不可輕棄則向知樞密院任用不輕　陛下必謂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則命之未行臣等無由預議若既行之後又不得言則　朝廷設置臺諫竟將安用　陛下明聖其必不然臣　區區所惜者　祖宗

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廢格明詔惟　陛下裁擇謹錄　奏聞伏候
敕旨

論發運司以糶糴米代諸路上供狀

右臣竊見近歲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漁以自爲功究其本末其實皆　朝廷財用而以此取彼雖有得彼必有失其終均出於民是以民日益病無所告訴頃者發運司以錢一百萬貫爲糴糶之本每歲於淮南側近趁賤糴米而諸路轉運司上供米至發運司者歲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違限不至則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之而取

直於轉運司幾倍本路實價轉運司米雖至而出限一日輒不得充數江湖諸路自來皆係出米地分而難得見錢舊日官歲糴米錢散於民故農不大傷無錢荒之弊今發運司以所糴米代供而貴錢於諸路諸路米無所售而斂錢以償發運司則錢日益荒而農民最病此東南之大患也訪聞發運司所收厚利別無所用不過以為羨餘進奉以固結恩寵方今 陛下恭儉節用食租衣稅專以利民何取於此臣乞 指揮發運司今後諸道轉運司出限不到米依舊以發運司所糴米代發上京而不得於諸道貴取米價候諸道般到米依數撥還據違限欠數取勘轉運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闕而無所取利諸道得以及時收糴錢有所洩而農不甚病此利甚廣如 朝廷以臣言為可用伏乞下戶部立法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氷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栖共鯀皐繇不可以同朝顔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集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淸德雅望賢愚

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
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
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
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
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爲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
臣詣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
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于朝
臣等亦當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
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

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
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縝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
此何意也虜誠見縝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今其爲
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
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
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縝臣愚所未諭也臣聞之河東父老
云韓琦爲太原欲置苑家東堡苑家西堡及赤[illegible]膠三指揮弓箭
手恐虜以爲言乃召弓手節級高政使幹其事政率其徒於斯邏
臺之南北候伺虜人之樵採者輒毆傷之虜以爲言則曰此漢界

也移文爭之往反十數卒得其要約自厮邏臺以南為漢界而三指揮弓箭手大獲其用及韓縝定地界皆割與之主戶約一千五百餘戶客戶三四倍之驅迫內徙墳墓廬舍及所種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慟哭所不忍聞遂以天池嶺為界天池北距厮邏臺倘二十五六里異時虜欲祈福修天池廟必牒安撫司而後敢入以明廟之屬漢也今亦為虜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於北方蕃漢目之為高大王而天池廟神亦曰高大王廟方割屬虜時政拊膺大慟謂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數千人皆大哭縝為侍從仗節出使而賣國黨寇曾不如一弓手節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政數年前為大皇平巡檢年七十餘每見人論縝與燕復之姦即欲食其肉復火山軍三界首唐隆縝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戶叅軍韓絳為宣撫始奏換武邊人疑其細卒而縝與之交私狎暱無所不至至呼為燕二亦謂之二哥割地之謀皆出於復虜使梁永蕭禧本以橫山下大川為界至七蓄嶺下乃斗入漢地圍裹此嶺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嶺嶺為界邊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餘人毆擊北使奪下梁永等挂斧交倚虜不敢復南仍自七蓄嶺北轉而西以大川為界燕復至鴈門寨亦為弓箭手所毆匍匐入寨閉門僅免由此觀之邊民皆忠憤不服而北虜亦自知

理曲無詞使績稍有臣子忠孝不負　本朝之心則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於寇讐之境也火山靈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自荷葉平蘆才仙雪山一帶直走尨塔塢南北百餘里東西四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兎足以飽數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廟河東一路牲幣所走今亦為夷鬼矣人神共怨皆績之罪中國從來控扼卓望形勢之地如五蕃嶺六蕃嶺七蕃嶺黃崽山之類今皆為虜巢下視忻代人馬可數異時用精兵數十萬人未易復取而用兵之策誰敢復議以此知績賣國之罪百世不磨若
祖宗有靈必不赦績　陛下近者降黜吳居厚王子京蹇周輔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數日而民復業矣如績之罪智者不能復謀仁者不能復安疆場之患有不可測者而
陛下獨赦之臣不勝為國疚姦憂深思遠之至伏乞檢臣前後章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績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訕上之罪謹奏聞伏候敕旨

70025406